

書名 歡喜冤家十二回續十二回 清山水鄰刊本
撰者 明 西湖漁隱主人 輯
卷 冊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44
編號 D86244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4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數據源家十二回續十二回 清山水鄰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冊二

歡喜冤家

說舊劉郎

第一回

學博溫一齋寄示蓬萊觀其真

一字并自作東谷圖系

繪

花

二娘巧智認情郎

一字并自作東谷圖系

世事從天不自由

千般恩愛一時仇

情人那肯因情死。 唐先結冤家後聚頭。

這四句詩。只為世人脫不得酒色財氣。這四件事。所以做

出不來。且說個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長在松江

府華亭縣。八團內川沙地方。他父親叫名花遇春。年將半

百單。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歡喜。長成六歲。上學攻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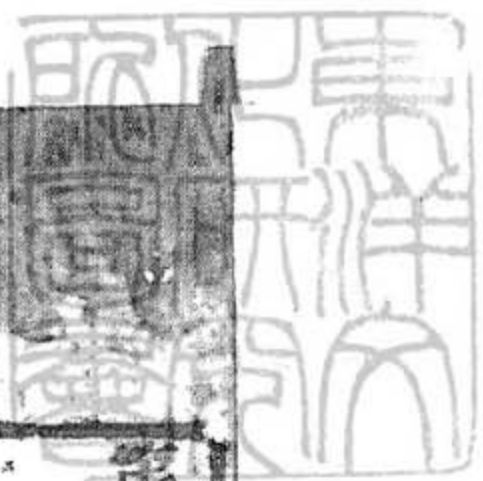
生得甚不聰明。苦了先生。費盡許多力氣。讀了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44(2)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第三回

李月仙割愛以親夫

苦戀多嬌容貌

上天不許半毫

托着纖頭露尾

冤冤相報豈因緣

陰謀巧變歡娛

害彼還傷害自

自然害化還自

且待時辰來至

書生王仲賢字文甫年方三十五歲他祖上只因俗累到

住在新法安吉州山中取其安靜他祖宗三代俱是川廣

中販賣藥材揀了一個小小家園王文甫在二十歲上父

子便雙亡妻舅又死家中沒了人止有他父親在日有一

及姓章與伊父子交契合一時身故了家貧如水文甫
父親一點好心將出銀錢買辦棺木盛殮殯葬到似親人
一般留下一個兒子止得十一二歲喚名章英並無親
戚可投就收留了他在家與仲賢伴讀故此王文甫早晚
把他作伴不期王文甫到了二十五歲尚然青雲夢遠想
道求名一字委實煩難說祖父生涯平素極儉不免棄了
文書事業習了祖上生涯不得其名也得其利就與必其
在家閒住心下想道年將三旬上下尚無中饋之人不免
同街坊開步倘尋得穩當的填房不在擲半生快樂出門
信步竟至成樂只見七姨由水邊歸來野花埋地幽鳥

啼枝好個所在正尋賞桐竹屏內走出一箇二十二三的
美婦來淡粧素服體態幽閑丰神綽約容光潑斲嬌媚時
生見了王文甫看了一眼掩鼻而避王生見醜魂飛魄散
心下道若得這般一個婦女為妻委便把他做親音祇拜
又許立了一會並不再見出來快快而回事也委巧恰好
撞慣說媒的趙老娘道此處有個婦人不知有夫無夫他
是何等人家媒人道是了那女婿三年前丈夫死了守節
幾年喚名李月仙年方二十三歲公姑沒人父母雙亡並
無一人主婚只是憑媒而嫁又無男女插帶到有女使相
喚名紅香有十六歲到也信是待老身打聽便了文

聽說十分羨慕，叫道：「老媒人，煩你步行，安不要專手你來回話。」那老娘道：「聲何難竟去了。」文甫一路上千思萬想，自叫道：「祖宗，肯力作成，先擇取了。」這個媒人，生男育女，不絕宗枝，方好。恰好纔到家，中女媒隨後也到。文甫道：「爲何這等神速，敢是不成麼？」媒人道：「實是頗難，就來好笑。他一要讀書子弟，二要年紀相當，三要無前妻兒女，四要無後，五要無房，五要無前姑伯叔，六要無公婆在堂，七要夫不貪花，八要夫性氣溫良，九不要奸盜詐偽，十不要喫酒，十一不要若果一一如此，再似拍他上來，送道財禮不愛的，件件賢道。」媽媽別人，既不曉得我是這幾件，一毫也不犯的，怎

不就與他說媒人，道我自來傾說，一毫也不犯他仙娘，十不歡喜。他道：「媒人有幾家，且由儘得，願煩你快去與他家說了。」成不成，明日回話。故此急急跑來，的文甫道：「相煩媽，也明早一行，雖不要我財禮，世上也沒有不受媽的。」妻房隨上樓，取了一對金鍊，一雙金鐲，又取了一對金釵，子代會道：「媽媽與他甚遠，恐明日又勞你往返，就送了去。」明晚成親，便了。媒人取了道，多謝官人，竟自去了一夜。無眠着，必英喚下厨子，請了隣友，家中一應齊備。看看近晚，新人轎已到家，夫妻拜下天地，祖宗，諸親名友，陪房合巹，將進三鼓酒，用人散文，出十兩美道，新婿夜了，謝。暖罷。

把拉他到床沿上，雙雙坐下。文甫便與齊衣，月仙忙鬆鈕扣，卸上前把口一吹，燈火息了。文甫與他去了上下之衣，兩兩夫妻共入銷金之帳，雙雙男婦同登白玉之床。正是青鸞兩跨丹鳳雙騎，得趣佳人久曠花開樂事多。情浪子重溫被底春情，像魚得水活潑潑，鑽到蓮根。瓜豆停飛把獨木盡情吞占，嬌滴滴幾轉秋波，真成再戲。美甘甘那津唾兒，果是甜填房芙蓉帳裏，雖稱一對新人，錦繡袋中各出兩般舊物。

夫妻二人十分歡喜，如魚得水，似漆投膠。每日裏調笑，諧言每夜裏，鴛鴦鳳凰，同由說媒人，惹老娘走來。月仙見了，稱

謝不已。因丈夫得意，私房送禮，送雨多字，那老

鴛雨黃金非是富

一家少樂自然春

十二

一日夫妻兩個閑話，只見章必英走進來，道：「大哥外邊米價，平空每石貴了二錢，那地做小生意，窮人真不虧。看那額我家今年那租田，自然無收的了。那棧中之米，將次又完也。可懼些防荒方好，倘然再長了，個錢到吃虧了。月仙說天縱晴得一個月，緣何便這般騰湧？」文甫說：「他天不下雨，荒將起來，那衣衫首飾，拿莊換米，也不要的。這道難道金銀也不要？」文甫道：「豈不聞那珠玉而貴，米而

牛女兩下偷期。我知凡人豈虛。良夜今晚。倚着黃昏。我
籠中之雞。扯住尾毛。自然高叫。大嫂不叫。你便叫我。你
黑裡下來。放了雞毛。你即上去。把門掩上。我便來與你。
睡如何。紅香笑道。此計到也。使得。若被大娘聽見。如何。
英道。決不累你。不彙金烏西墜。巧月在天。怎見得七夕。
詞為証。

新秋七日。良夜雙星。兔月侵廊。撒餘輝而尚淺。韻橋星
漢。想佳期之方殷。于是綉閣芳情。香閣塵質。嫌朝粧之
半放。恰脫拭之初。新并舍房中。齊來庭際。倚蓮花為更
海畔。茉莉佳。秋娘設果。陳瓜。是靈通神之會。穿針繫紅
相傳乞巧之名。每款款而宣言。待深深而下。拜聰明如
願。富貴可求。英從服散。良人且作知音。女輩家家盡望。
懸燈响。若之。音。是。未。展。開。却。燈。明。之。下。既。而。婦。娥。好
人。求。輪。下。樹。天。孫。分。袂。淚。雨。傾。盆。更。理。去。年。之。恨。仍。有
昔時之。甄。鳳。仙。暗。揭。龍。鬚。慵。燒。雲。情。散。亂。未。收。花。骨。散
斜似醉。無情金枕。朝來不寄相思。有約銀河。秋至依然
再渡。見人問之。巧已多。而世上之年。易擲。豈山。秋。落。此
生未定。相逢。萍水。良緣。百歲無多。所守。松老。猶能。化石。
金。殘。豈。易。成。丹。安。得。不。漢。湯。子。夫。妻。而。兩。恨。愁。人。風。月
月仙。談着。瓜果。擺下。酒。餚。下。樓。下。軒。內。着。紅。香。接。了。必。笑。



道二叔你哥哥不在家可將就做个節兒罷月仙在左必
 英在右坐下紅香斟酒月仙說此時你哥哥不知在何處
 安身二叔說六分在主人家裏月仙酒量正好一杯兒因
 香甜可意吃了兩杯便道二叔慢請我醉了必英想道若
 是醉了找兩人好放心做事便將酒盞在手斟了一杯道
 嫂嫂再請一杯月仙道委實難吃必英道教我怎生回得
 手來月仙無奈拿來哈上一口欲待放下恐殘酒被必英
 吃了到不便拿上手直了喉嚨哈个無滴道紅香你待二
 叔吃完收來吃了早早上樓月仙臉上大紅起來一步步
 走上樓脫衣而睡那紅香道大娘沉醉了和你同上樓
 去必英道不可他一時醉了他醒來時看見反不為美你
 只依計而行便是須臾更聞人聲必英想道那雞殺豬的
 一般叫將起來月仙驚醒便叫二叔叫了幾聲不應又叫
 紅香他猶然沉醉月仙道他二人多因酒醉故此不聞幸
 爾殘燈未滅不免自下去一看便了取了紗裙係了上身
 穿一小小短衫走到紅香舖邊又叫猶然不醒那雞越叫
 叫了只得開了房門輕輕下樓必英見是月仙大失所望
 連忙將手伸入床上欲待背身恐月仙所見精赤身軀
 着天卽粧睡熟只是那一件東西鎗也一般豎着實然無
 計遮欄心中懊悔月仙走到床邊推起雞籠仔細一看

唐弄本



是好的。依先放下。把灯拿不正。待上樓。灯影下。焰見二叔。那物有半尺多長。就如鉄鑄直挺。喫了一驚。心下想道。這般小少年。年紀為何有此巨物。我兩個丈夫。都不如他的。這般長大。心中一動了火。下邊水兒流將出來。夾了一夾。要走。便按捺不住。起來。想一想。叔嫂通情。世間儘有。便與他偷一會兒料也。沒人知道。又一想。不可。倘若他行奸賣俏。說與外人。叫我怎生做人。將灯又走。只因月仙還是醉的。把灯一下。見弄隱了。放下灯臺。上了樓梯。又復下來。道他睡熟之人。那裡知道。我便自己悄悄的上去。畧試一試他。人物放在裏邊。還是怎生光景。有何不可。只因月仙是

青年。的婦。酒是沒主意的一。時情動了。不蓋羞恥。走至床邊。悄悄上床。跨在。其身上。扯開裙幅。兩手托在。上。將物一。湊一來。有了水滑滑的。一下。索個兩盞。果然比丈夫大不相同。况陽物如火一般。熱的停着想道。這滋味大不相同。這般妙極。便弄了三十餘下。十分爽利。想起前言。沒奈何。把身子。審到外床。正要下來。必英見他下來。心下急了。這是天付姻緣。怎放他去。一。帶。索着身。把手。攔住。分開兩股。送將進去。假意見。叫道。紅香。姐。今日為何。這般。惹。月仙。听他。叫紅香。心下想道。好了。這黑地里。我認做紅香。憑他。舞弄。待事完。上去。到也。乾淨。便把那。柳。屢。輕。弄。

紅香憑他舞弄待事完上去到也乾淨便把那柳屢輕弄

將語。故。年。集。合。

是忙釣。但見

酥骨緊貼。心中蕩蕩春濃。玉臉斜偎。檀口津津香送。是穿花蛺蝶。分明點水蜻蜓。默然無言。渾似偷柴寂寂。相起輕輕低叫。猶如喚着睡穩鴛鴦。

月仙被他弄个半死。只是閉着口兒。不敢放聲。必英叫道。紅香姐可好麼。月仙在枕上顛頭。必英停住了。說道。今日我看了大娘十分標致。好不動火。若得和他一睡。我放出本事。弄他一個快活。月仙听得快活二字。即便粧了紅香。便把必英臉兒貼了。道。你把我穩穩當當着。大娘待我嘗嘗滋味。果然快活。我與你為媒。便了。必英道。是他的標致。胎

兒在灯前。看着那兒。與從心苗上放出來的。怎生可以假情。月仙道。豈不用婢。必英夫人二叔道。且他那雙小脚兒也

比那差了一萬倍。月仙道。你既這般愛他。我去自取。你走上

來。好他便。是二叔道。倘然叫將起來。怎生是好。月仙道。他

此時候。定還是睡夢里放了進去。叫也遲了。決不叫的。必

英想道。他無非掩飾。料然肯的。便扶起月仙下床。便走下

必附。上樓。隨手下了衣箱。把那物拭淨了。睡在床上。必英因

了。單裙走到床上。輕輕的一摸身子。精赤。仰面。必英笑道。

這般賣清。把膝兒。隔開兩腿。送个盡根。抽得幾下。那水流

將出來。月仙展意。寫道。什麼人。必英呼嫂嫂。是我把他摸



得緊緊的沒得把。他姓陸把下邊看是進出月仙說你原
何這般大胆我若得將起來連我也不好看也罷只許這
一次若再如此決不干休必英道我見嫂嫂孤單好意來
與你救急月仙不吝那二物不住的迎送有虞美人詞單
道他二人

一時恩愛知多少盡在今宵了此情之外更無加頓覺
明珠減價霎時散却千金節生死從今決千萬莫忘情
舌來守口要如瓶莫與外人聞

必英見他與高便叫得火熱月仙今番禁不住了呼出許
多肉麻的名件必英一扭兩下皆去便雙兒睡去直至天



明月仙先醒想道紅香是一路的人再無別人知道落得
快活官升名節必英見他醒了。一把攙在呼道親親嫂
嫂捧着臉兒細看一會道這般嬌媚不似些人情也是病
了月仙喚起紅香下榻打點必英知意即坐起金蓮拿
在兩手將眼在此處觀其出人之景果是與高那月仙手
了又至十分愛慕從此就是夫妻一般行則相陪坐則交
談外邊一些也不知道恰好又是一年光景那文甫販藥
歸家見了月仙教了寒溫紅香過來見了文甫看見契了
一雙為何肩散奶膏此女畢竟看人手了月仙道我與他
相見見的到看不出世你公說說看有些若果是外情決不



沒有或是二叔不老成。或者有之不若把紅香配了他。又
甫道。二官乃知家之幸。怎把使女配他外人。聞知道我與
薄。我自自有道理。夫妻二人溫存笑語。到晚來未免雲情雨
意。二叔與紅香偷了一會。各自去睡。不提光陰似箭。在家
又是半年了。文甫把販來藥材賣乾淨了。又收拾本錢有
五百餘兩。與妻子道。我如今又要去也。月仙暗暗歡喜道。
你既要去。我也難留。只是撇我獨自在家。好生寂寞。又甫
道。我今春帶着二官去。着他走熟了。這條路。把此生意。後
來托他去做。月仙聞言。身如冷水一淋。忙道。二叔家中其
實少他不得。紅香又是友流。你兩個男人通去了。倘然有
甚麼事情。也得男人方好。又山道。我去到彼處。聽了。他我
自便。回不過兩个月。更者。往來有何不可。月仙只得憑他
主意。其間得與假十分。文甫每日與必英。冠了巾兒。即
改行裝。仍舊有人挑了。竟到廣東。擔欄兩个月。日將藥
材賣了。一半銀子。其餘與二官道。你可在。此取討。我先回
家中。先賣完。就來接你。二官道。哥哥不若在此。我將貨
物歸家。賣了。便來接哥哥。何如。文甫道。我意已定。不必再
言。二官見不肯放他回去。心中快快。次日。早文甫起身。作別
主人。一官肩了行李。道。我送哥哥一程。下了船。回來。恰好
順風。船如箭急。天色晚了。二官道。這般順風。難以住船。行

明日回寓也罷。這晚合富有事到二更時分。文甫一時聞肚疼。起來到船頭上出恭。二官聽見。叫道：「哥哥此處船快。水急仔細些。待我扶你如何。」文甫道：「老江湖了。何用你言。」二官走上船頭。一時起了歹意。到不如結果了他。與月仙做個長久夫妻。此時秦巧若不動手。後會難期。雙手把文甫一推。嘴都一响。落水去了。二官假意叫道：「不好了。駕長快快救人。我哥哥失水了。」駕長連忙到船頭上。道：「這人所帶十個也沒了。怎生救得。」連尸首也難尋的。此時不知余在那里去了。二官假意着急。駕長勸道：「不須煩惱。自古說得好。」

閻王注定三更死

定不留人到四更

這是他命犯所招可。可的到這个所在。要大解起來。又見你在这里昨晚你若去了。險些見害了我。也你也不須打撈尸首。省了些錢。到是有主意的。二官道：「據你這般說。是打撈了你。且載我回家。按下不提。且說王文甫一命。下水正在急急之間。未該絕命。恰好風倒一株大柳樹。流來往他身邊。余過便攬着。下便一手扯着。把身子往上一。坐在樹上。憑他余去。流有二里多路。那樹枝近岸。抱定不能疏了。文甫把眼睜開。二看見是岸邊。他便在樹上。外岸邊找着路。竟一頭走一。走到一座涼亭之下。大

大生肚中之水覺已完了。坐下想道：這青生他謀我，我
下此毒手，謝得天地。教我死生今要回家，又無盤費，不知
還到店主人家中商議。先告破在縣，獲着之日，定不使
捱到天明，竟奔到店主人家。下主人一見，吃了一驚，爲何
一身濕衣。文甫道：其始末，主人嘆息道：自古

中生好度人難度

宦度中生真度人

主人喚流水燒湯沐浴，取乾衣換了，又取一盞燒酒，請他
吃幾杯。一面央人寫了情由，縣中去告知縣。想道：此人必
回浙江，隔省閉提，甚爲不便。不如僉一紙廣補牌，與原
回家到本州下了差人捉拿，押至本縣便了。文甫領了牌

回至主人家，下收拾些盤費，別了主人，一路回家，不想且
說二官停妥了文甫，不上幾日，已到家了。把門叩了幾下，
紅香開了門，一見，堆下笑來，報道：大娘，二叔家也有
些下樓來，道官人同來。二官道：哥哥亦來，着些盤費，先
回與那各店帶得些盤費使用去了。餘得不多，在此。只
道：辛苦了，分付紅香快治酒。二人士接對飲。各道：公
相思自古，新婚不如久別也。等不得天晚，二人青天白日
倒在床里，雲雨起來，怎見得

口內甜津糖伴蜜酥，酥酥甜。膠膠膠，兩處上眉如畫。
一雙陰子似投桃，也不肯金。奴好愛他，他過風梳梳。

英徽微後眼含情熱淚急急百聲亂叫。勸我子金蓮。良友
一段騷。

三人弄了一番到曉。又與紅香晷敘一番舊情。依先與
仙上床同睡。過了數日。二官一日往各店取討銀子。共
了五十兩。放在身邊。正要歸家。劈頭撞見文甫。一把扭住。
差人連忙取出繩子鎖了。原來文甫到了本州。先至州官
處投下了捕牌。出了兩個差人。正要到家裏尋他。不期
見竟鎖了。到官州官看了。把必英監候。次日起解。應了一
聲。出衙同王文甫到家。中來文甫叩門。紅香開着鸞門。大
爺爲何回了。月仙所說也。吃一驚。忙忙出來見文甫。相見
了。道二叔說你未回。原何就到了。文甫罵那禽獸。狠如蛇
蝎。將推下水。一節情由。細細說了一遍。月仙驚得目定心
呆。做聲不得。文甫說要同公差往廣東見官。快整酒飯。次
日來。差月仙紅香。忙忙整沽齊備。三人共飲。就宿在王家。
次日早領牌。取出必英。齊出衙門。未免一番使費。到家別了
月仙。一齊下船。不日一日。又到廣東。投了主人。次日早到縣。
見官知縣把原詞一看。叫店主。人問道。這必英。謀死王仲
賢。可是實情。店主道。老爺在土。小人不敢謊言。這王仲
賢在小人家裏安歇。小人是買生藥的牙人。只見王仲賢
頭一日。同兄弟起身。次早只見王仲賢身上小衣。伴。

西洋
天
圖

透淫門起情由說是必英推下水去。但見淫衣是小人把乾衣換的。知縣叫必英上去問。這淫衣說二官道哥哥失脚下水。小人無力可救。哥哥疑小人見死不救。恨着小人。此狀情是虛的。知縣大怒道。你既不謀他錢財。為何下水不救。還要抵賴。左右與我夾起來。二官想道。夾了。認空教了。疼不如認了。再取道老爺不消夾得。待小人權認着。即時畫招問成絞罪。押入牢中。把店主問。今公明趕出一眾人俱出了衙門。丁了酒肆。謝了原差。又到主人家歇了。文甫又往各家生理。取了藥材。重新僱船回家。請不空。原意到家下。紅香開門。見問這事。欲如何。文甫將招成非案一一悉。知月仙道有天理。這般擄着成人。怎生待他如何。下得這般毒手。不說夫妻重會。這必英閣下。盤去半頭。見他生得標緻。留他在座。頭上相封。照管夜間。做個伴兒。果然標緻的人。到處都有便宜的。事故此。吃用儘有。他身邊連廣東與本州落的銀子。併監裏又有起錢。到有二百餘兩在手裏了。悄悄煮着。良人曉得。其年各省。差刑部恤刑。不期廣東恤刑。為人極慈善。到了衙門。府縣送了四冊。逐起細審過去。也有出罪的。也有減罪的。這必英知有這個消息。預先央了一個訟師。寫了一張訴狀。放在身邊。到提審之時。拿了訴詞。口稱。某在恤刑取詞。到臺一看。

三

訴狀人章必英年用在家前為活埋蟻命事切英志年
同義兄王仲賢到廣販買藥材貨足回回船至水洋
賢口稱腹痛船頭方便失足下水即同船戶撈救竟無
處尋覓只得歸家隨將前銀俱付嫂李月仙親收紅香
婢可証証英害命人現在家誣英謀財財付嫂收人財
不失無辜坐罪人仰問天即

臺於桂超生萬代洪恩哀哀上所

刑看了訴詞道既是人財所在為何搭了絞罪二官
少年幼受刑不起只得屈認的今幸青天在上覆覆

且可抽刑想道那仲賢尚在怎成問得他絞罪件左不

了板把你發配嘉興皂林驛當徒三年滿日釋放二官

看頭願命爺萬代公義小人情願贖罪抽刑我道超

願庫收繳二官謝了一聲同了保人到牢中眾人問道

生樣了保人一而說眾人道好造化各各看頭二官

牢頭道我今願罪缺用望見題全牢頭道你沒銀子快

當徒件我怎生還全二官笑了一聲取了銀兩銀子

取犯牢頭向押保人到庫中交了十兩人銀銀子保人

了庫收相謝而別必英往招商店中住下將銀子買些衣

被物件住了幾日心中只想月仙夢起船往本州而回不



覺又到家吉州里便尋了一間空屋在日井巷中央人巷
中租來住下。員辦家什物做一箇小小人家。一心只想
月仙只恨文雨在家不能得會。怎生得個計較。安排了也
方可重逢。想了一會道。有了。前時州衙里一箇李禁子。因
那晚下牢。曾與他有一宵恩愛。符我問許子。他必有謀害
即時誰在牢中。那李禁子見了道。恭喜我問差人說你成
了。招我十分記念。不知怎生完了。事情二官將他刑出罪
情由。一告訴禁子道。言人天相正是大難不死。必有厚
祿。人雖吃了一箇苦。這臉越標致了。許多禁牌。治酒飲
酒。吃酒中間。二官道。李律我同家青月。有事相商。我彼王
仰賢嘗得幾平死了。須為我出得這口氣。生死不忘。李律
道。你那里是要出氣。分明是入虫。極不難。今晚陪我一頓
任你裏怎樣安排。都在我身上。二官道。這事何難。今晚就
陪你。儘只要盡心圖謀。禁子道。你這小官。不知我牢中禮
柄。登時要人家破人亡。立刻就見。只教他

明鈴容易躲

暗箭最難防

二官道。不信有如此妙計。禁子道。新捉得一班強盜。未由
成招。為首的呼名宋七。我將他當官。奉了王仰賢。做了官
家。與本犯同罪。拿到州里。一頓夾棍板子。搥了他。防盜子
却不是立刻問家破人亡。這口氣可為出了。二官道。我的

程哥哥果然好計。來不忘你厚情。李屏道：「你可記得他家
中衣衫是何顏色？動用家什物，可寫出幾件來待來。」
記熟了。覆審之時，二無事之甚一報出自然中計矣。二官即時寫出
月仙幾件首飾衣服之類，與了李禁子。到晚就與老李同
眠。未免後序取樂。次早歸家，靜所這也是李禁一來。因月
仙與必英二來，好內中分財帛。做下此事。這日王神與
月仙在家閒話，只見外邊扣門。紅香開了，見青衣一隊有
二十餘人，擁進裏邊。兩個人把王文甫鎖住，抬着上樓。將
他家中金珠細軟，搜一個乾淨。十分之物，止得一分到官。
餘者果捕人烹分了。月仙紅香，不知原故，驚惶而加土色。



一一時見押物在地，且且王上王上文甫到到官，不不能能言言其其何何語語便
將起來，只因李禁李禁子子說說了了刑刑之之際際，好好不不想想害害去去理
來，亦亦不不有有招招問問官官道道：「此物現存，還要換銀，又敲一百下，可
合把一個良善之人，屈屈的要他做個無頭之鬼，誰不
疼痛，只得屈招。是罪，下半年將賊月仙，情交情見上了，虛不
提。且說月仙與紅香，寫得死，去還魂。月仙說不知何故，把
官人拿在加里，幾財財盡家中，又及個男子，怎生打所得
個是信方好。叫紅香，說不得了，你可前去州衙，請問必竟
用何事故。這般狠毒官人，是怎樣了，等你回話，方可安心。
紅香無奈，只得依了。王母王母道道：「直問至州衙，可有幾個好事

的公人見了少年。婦女假効勤勞。領到牢中。見了文前。兩
下一見。大哭起來。衆人道。牢獄不通風。不可放聲。決不更
响。二人拭了眼淚。不用叫紅香。我被強盜來。七無救。屈受
一時重刑。疼痛難受。只得屈屈招成。這性命難逃了。可上
覆主母。不可爲我傷情。萬幸由天。只索罷了。只是把家私
搶盡。你們怎生過得日子。紅香道。不須記念家中。前村有草
橋。零星交賣。可已支吾。但願官人重得還家。再圖家慶。方
好。主母十分記念。奴且回去說知。再送酒飯來。與官人克
飢。說罷。含淚而別。一路上急急跑回。見了月仙。把前事一
一的說了。月仙放聲大哭。紅香一百來。拾些酒飯。月仙

下。將些金簪。青紅香。一路去。解當。這些銀兩。與文前牢中。使
用。紅香取了酒飯之類。又出了門。當守監。黃連。監。口。那
李禁子。是个獄卒。頭見。因二官家。計一時。同。害了他。見
哭哭啼啼。心下甚是不安。見紅香。又來。他便開門。放他。已
後。長倒。使費。一概不取。直進。直出。竟。又。幾。個。文。前。在。監。有
半年。光景。時。月。仙。紅。香。賣。賣。賣。西。古。各。支。香。連。來。帳。不。容
俱。皆。賣。盡。可。怜。鉄。掃。掃。的。家。家。手。得。寸。草。也。無。支。前。月。仙
睡于樓板之上。住的房屋。黑了。出賣。是。頭。已。久。買。主。打。所
得。是个。富。家。恐。防。賂。累。詳。人。敢。買。各。藥。店。後。日。有。那。好。的
人。見。文。前。日。當。爲。人。家。多。少。送。些。錢。他。有。那。不。好。的。人

連聲也不來一望那些親友一齊都不敢上門。可憐月仙紅
香二人省口兒供給支兩兩口兒屍體。恐有早無晚又
不敢在文甫面前說破。教這兩個女流如何支撐得過。只
得嗚嗚咽咽痛哭而已。一日理實然無米自古巧婦難食
無米之炊。寔沒東西。怎得稅飯送與丈夫。心如灰。香
淚如泉。湯二人想了一會無計可施。自古人急計生紅香
道。奴有一言未識大娘所否。若將奴再換幾日。三人盡做溝渠
子。將冰度日。若是守株待兔。再候幾日。三人盡做溝渠
矣。寔是難捨主母事。到如今不得不如此了。月仙所罷大
哭起來。道紅香。你好好。我如何。得你紅香道大

娘放出主意。與其死別。不若生離。日後相逢。也未可知。且
慮主人無人送飯。月仙哭道。免不得要我出頭。尋回去了。

是天無絕人之路。恰好門首那趙媒婆走過。聽見王家哭
响。推進門來。一看月仙。見是他的原媒。住了兩淚。扯他在
水缸上坐着。自己坐于寒火爐上。趙媒婆看了月仙。道。可
可。可。當時花枝般一個美觀佳人。弄得這般黃瘦了。月仙
道。我家被人禁害。弄得一食如死。今日飯也沒得吃了。這
可知。這媒婆道。滿街都說。因了你家。畢竟有何仇。敢
以致如此。月仙將欲賣紅香。原由一說。媒婆道。事有奇巧。
凌湖鎮上。有一當鋪。注。買米。因年。將米。百。前。無。息。種。人。

又在徽州偶然來到本州。遇見我。我每一女子。娶爲頭。大若是紅香姐。姿貌。准准有二十多兩銀子。老身正由來。爲他尋覓。今府上這般苦楚。當日怎在待我。今日難道。又去作族別家。我去接了朝奉。即日成交。如何。月仙。被家。變氣道。多果媽媽。救我。三人性命。媒婆。一竟出門。不發時。同了汪徽。竟到王家。見了紅香。也是前緣宿世。就取出。禮三十兩。送與月仙。收了。道家。今無一物奉陪。望乞。包容。汪徽道。這不須費心。但今日尚不便奉迎。明日喚下。方球。迎娶。說罷。同媒人。去了。紅香道。大娘事。不宜遲。快將銀子出來。買些柴米。炊起飯來。同你送與大爺。領你。路境。明日你好送。銀子時。慢整時。快即時。二人竟到。牢。夫妻一見。抱頭痛哭。實實傷心。囚人獄卒。也都悚然。文甫。住淚道。賢妻。你今日爲何。自來。月仙將日間。無未。紅香發。心實與。媒人之事。細細說出。三人哭做一堆。眾人勸住了。文甫道。妻你來送飯。我心不安。況出頭露面。甚是不便。此間有例在此。奇飯者。每日。錢銀。分三冷。均。實是便事。月仙。隨將銀子。都與丈夫。文甫道。只取一定在此。係者。你全。回去。慢慢使用。如我。要時。寄書來取。你下次。切不可再。來。月仙。交與一定。餘者。懸在身邊。只聽得耳邊一聲。快走。快走。天色。既了。官來。查。上。銀子。二人只得痛哭。而回。

一夜里啼啼哭哭。不覺天明。早見已到。媒婆同媒人
來接。紅香大哭。那里肯去。月仙牽衣不捨。媒婆再三催促。
只得含淚拜別。轎夫扯上轎而去。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共生離。

月仙大哭一場。孤孤單單。寂寞的可怕。按下王家苦楚。再
講黑心草必美。自從書上文甫。指望重到王家快樂。幾番
心痒欲行。被李禁再三勸住。道那文甫。被你害命。恨入骨
髓。只說你還在廣東。若知道你在此。即時舉出。你來同做
無頭之鬼。忘生是好。你且不可性急。再待幾時。包你那仙
娘把你。又快活復了。二官道。我一夜如同過一年。教我



如何打教得過李牌道。他纔賣使女。身邊尚有銀子。再
午餘得他走了。我不與飯吃。他餓不過。待我勸他賣了妻
子。自然依允。那時我做媒人。嫁或張三李四。隨我說了。
不你打點三十兩銀子。準備做親。便是人前。切不可露一
點風聲。若走漏消息。非唯事之不成。為害不淺。二官笑道。
只是等不得。知之奈何。李禁想一會。道你要早成此事。也
不甚難。只是我的罪業。越重了些。也罷。為人須為徹。快整
一東道干妓家。下午我同一人來領清包。你明日就有下
喜。便了。二官道。真个禁子。道我何曾供你來。二官道。你
笑。叫道。好哥哥。我在王老三家去專等便了。早已置辦端



正恰好老李引了一人而來與各張八是個神手段的宿
 賊稱人錢財如探囊取物極有名的同進了妓家王老二
 出來相見四人坐下竟吃酒至半酣二郎扯了李牌到前
 所關進張八是何等樣人請他何幹老李道是個六十五
 只因月仙這事還有銀子不能就計今夜着他輸取三股
 均分了。他沒了錢財方纔上鉤。二官笑道若得我二人成
 就雙雙上門叩拜老李道差矣事倘成之日還須生一個
 計收朝出暮歸使月仙請你不出直待情深意篤那時方
 可說明這須一面把支甫動了絕呈那時穩穩豈可說雙
 雙上門言請你年紀小好不知利害哩。二官道他向來真

我的村沒甚事老李道不是萬一被支甫知道了怎處何
 放心至此二官說哥說得是二人依先坐到了大呼大叫忙
 了一會夜已二更時分李蔡道此時是教了我在此睡你
 們去罷二官同張八起身出得門來兩人心火草一燎竟至樓
 門百張八動手將門一撞。換身而人將火草一燎竟至樓
 門。暮施小法換身竟入又燎一遍。金無箱籠床帳只見婦
 人睡在樓板之上所得酣睡。想他睡思正濃將手頭邊
 輕一摸恰好命該如此被賊拿了就走。出得門來見了二
 官將物與他拿了。天色將明二人竟到妓家會了老李安
 排早更將物三股分與月仙天明起身見樓門掩下

吃了一驚慌忙尋銀子也不見了。顛得口中不住的兩只
了一會哭將起來罵道。狠心天教的言我性命也。哭了一
場。相道哭也沒幹了。不若再去見我丈夫一面。說明此事。
回家尋個自盡罷了。即時梳洗完成。含啼搵淚鎖了大門。
啼哭而行。不移時到了衙門。李蔡先在衙前。明知此事。故
意問道。娘子為何早早而來。月仙見禮道。一言難盡。望乞
引見州夫一面。老李開了牢門。引他入內。文甫遠遠看見
妻子來得恁早。又苦又疑。月仙近前哭。一個不住。蔡子道。
大娘子有話但說。果之何益。月仙將夜間失銀之事說了。
一遍。文甫哭道。老夫不想我夫妻二人。這般苦命。指望

了使女尚。已苟活半餘。誰知飽我夫妻二人性命。好苦麼。
月仙哭道。奴嫁夫君數年。甫望白頭。惜老未接宗枝。誰知
到此地位。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奴今沒法了。從此別你。
家尋個自盡。永不得見你面矣。說罷大哭起來。文甫雙淚
如雨。口不能言。把住了不放。李解勸道。娘子差矣。自古情
願。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你若要尋死。丈夫性命豈能
獨活乎。古人道得好。死死不如惡活。我有一個良法。使你
二命俱存。守得一年兩載。遇着清明。察院或是推判。那時
斷出屈情。出了罪名。夫妻還有相見之日。為何短見。起此
念頭。文甫扶住。浪浪道。李。有何良法。我二命俱存。李



我的良法除非把令政另嫁一人得些聘金豈不是二命俱存。月仙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李牌道：「此話不是了。若是背夫尋漢，或夫死再嫁，謂之失節。今日之嫁是為救夫之命，非失節之比。你若依我之言，我有一規成，乃忠厚人家，我就為媒，待他出禮銀三十兩，竟將此銀交與我收存。月生利一兩二錢，每日供養不缺，本錢不動，分毫靠天地。若有个山頭之日，將本銀一一奉還，那時再贖令政團圓。豈不見个美計？」又有道：「倘不能出獄，死在此間，如何？」李牌道：「稍有長短，我將此銀交還令政，待他新送，你經筵察舉，豈非生有養而一死有歸？這全仗夫生死可與前養齊各宜。」

此失節者中，夫妻二人所說，俱是些話，俱是首沉吟。

仙暗想李牌說那失節之言，一做俱是他犯了心下十分惶愧。文前叫道：「賢妻，老牌金玉之言，實為再生之德。說不得了。若能如此，你我可保無虞。倘然短見，我命休矣。眾人道：「若果有出罪之時，夫妻還有重圓。若是大娘子短見，其實不是。李牌說夫妻乃前生定的，該生離死別，由不得人做主意。你今算計已定，我去與你說了，便來他，一竟來到必英家裏，扣門。二官因夜間不睡，自備晝匙，忽聞扣門，慌忙下樓開門。李牌道：「恭喜所事已妥，可兌三十兩銀子，與我今晚便可成親。」二官說：「實是。」李牌道：「誰供你歡喜？」

那箇生跌脚撲手。連心土樓。取了三封銀子下來。道。承恩
分行早已停當。在此李鬼。接道。一面喚厨子。整喜酒。打
點。橋夫之類。有个緣故。今晚新娘料還未來。看你明朝日
里。怎生奈何。須打點先與他說。我在某處。官當要早去。暗
間的。三食茶飯。你自調停。不可等候。亦不必停燈。恐睡去
火。獨不傾你聲音。不可太露。大畧有言。方好。待過兩月。思
交深了。斷送了前夫。惹了禍根。那時憑你所爲。三官通承
教。當一一如命。老李竟至。文甫處。笑道。也是宿世緣分。
說一成。將三封銀子。放在桌上。文甫看見。夫婦哭將起來。
衆人道。此乃禍。豈不是下河前生。就栽種的了。不也

大位。只是銀子三十兩。我衆人在此。等牌頭。寫一收票。與
大娘子帶去。後來生死。畢竟要動。這張紙的老李道。就
待有理。即時寫得。停停官當。娘子收了。把銀子與老李收。
起。又甫抱往妻兒。又哭。又罵。罵着宋七。你這天殺的。扣你
有甚冤仇。害得我。家破人亡。死生難保。宋七道。你且慢些。
罵。究竟有頭。債有主。少不得有個着落。今日見你。夫妻拆散。
我爲強盜的也。依然起來。想亦是你命該如此。你也莫要
怪我。我到有句話。教道你。今日。妻子到人家去。也是個事。
且。怎好穿此粗布舊衣。上門成何體面。把眼看着李。老李
道。你看得快去。男家拿些衣衫。首飾。與他穿戴了。也保個

媒人尤景衆人道果是真話李驥見宋七說他這些話心下不安連忙去與二官說了即到賣衣與中買了衣服簪花花朵朵一齊拿了進來不覺天色晚將下來又不好在監中起身只得借李禁頭家中穿戴又央李家娘子送約得停當夫妻二人那里肯放哭得天昏地暗寸草之人無不淚零衆人一齊勸免方纔分手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一程來到李家梳洗穿着上齋就拜未免進門拜堂見禮一應不免之事通完交三更時分各人作別止剩得夫妻兩個在家月仙在樓上掩袂悲啼二官上樓見他流淚走

近身邊低低說道難怪你這般苦楚但今夜是你我吉期且省愁煩月仙見說只得停住兩淚三官恐怕他偷眼看

出規模把燈一口吹息了去扯月仙去睡月仙坐着不理二官一把抱了放在床上自己除巾脫服停當又去勸月仙就枕月仙又不肯只得待他解帶月仙想道此事料然難免只是痛苦在心不忍如此又想道若不順他又非事

体只得解下小衣朝外求而睡二官慾火難禁那里教得住將手去摸他轉來宋月仙把雙手挽住床欄不能轉動

二官急了只得將物從後而前去尋誰不得直搗黃龍亦可尋圖小就不覺的滾滾有聲非惟新郎情薄而月仙

免魂搖二官道新娘合放手時須放手月仙呼的歡一
氣兩手放開二官樓得轉來。笑着那眼。提將起來。月仙見
新郎之物與必與的差不多兒。十分中意。此時把那若子
弄開一邊。且盡今宵之樂。那二官是燉人的了。這一番狠
弄把月仙弄个半死。直至五鼓還不住手。月仙不奈煩了。
道你待饒人處。且饒人。二官笑了一聲。住了。新娘問道。尚
不知郎君土姓。二官道我姓郎。行二月仙道多少年紀。二
官道二十五歲。代人官當生理。此乃重大生涯。早去暗
正要與你講天早未梳洗。我即往當中去矣。天明時你自
料理。三食不必等候。若夜暗未回。你可先睡。切莫點着火。
火我自有。刀篋帶來。其門暗有。關房子的。自可開閉。不勞
動。靜你須記着。月仙道這等到也安逸。言罷。雙雙睡去。
一覺醒來。早已天明。二官抽身看衣。月仙隨起。二官忙按着
道。你不可動說。過不須勞動。亦大門自可啟閉的。月仙又
睡。二官道。鑰匙在此。你可收貯。好取東西。且用說聲。暫別
將門開。又自上了。是竟往妓館梳洗。各處逍遙。洋洋得
意。又往香舖里。買了一種春方藥。若放一粒。進陰戶。熱痒
難熬。再逢陽物。一動。滿身酥爽。他買了幾粒。藏在身邊。又
去尋了李甲。到酒樓。暢飲。且謝且喜。直至天色黑了。作別
歸家。只見裏邊並無燈火。把兩隻燈籠。開進了大門。樓上因

道是誰。二官道：我回了一邊，應又早上了。接月仙坐在床邊，道：待我點火起來。二官道：你可曾立此咒，飯不月仙道：既吃了，不必再點。我因幼小時害眼，做成了病。一見燈火，自覺眼中出淚，疼痛難熬，若不見火，寔是絕妙。月仙道：以後不點着火，便是了。二官道：絕妙。你可曾用酒度月仙說已吃一杯兒了。道：如何不多用幾杯。月仙道：多吃要醉。二官道：豈不聞酒是色癡人，笑了一聲，請睡罷。月仙又嘆口氣，解衣就枕。二人上了床。二官接過便親嘴，早帶一粒藥，假以挖他陰物，悄悄放在裡邊了。又雙手去摸他兩乳，只見月仙把兩腳不住的，一伸一縮。二官已明知藥性發了，竟只做不知。月仙把手悄悄在陰戶上，普實按捺，待去就，又非禮體，欲待不就，發癢難當。二官想道：此時待我弄他一個快活，便情深意篤了。叫道：新娘，我連日其中辛苦，幾夜不曾睡得，身子不奈煩。我意思要你土身一試，你可肯。月仙道：總是一般，有何不可。他便跨在二官身上，上套將起來。那藥見了，陽物發作了。月仙陰內十分痒癢，便着是亂敲，丟了一次，還不肯怕。只顧亂敲。二官便仔細，幸肉此法，你可行過。月仙笑而不言。二官道：辛苦下來罷。月仙也不理。二官見他興高了，做一個龍轉身架，走金蓮，輕抽玉笋，弄得他魂飛天外，捧着臉，喘着舌頭，把

腰亂擺。又呼道：死也從來未有今朝。這般快活。二官道：此時你還想前夫。月仙道：此特無報。待明日慢慢想想。二官道：聞你先前還有個丈夫。兩個老公。是那一個。中官道：仙道你好。二官停住了。說你有甚外情。月仙搖頭不答。二官說：我聞你還有個二叔。與不相好。月仙道：休為何。曉得二官道是我好友。月仙道：既是你好友。那有將私情告訴之理。這是你曉得我家有此人。心下起莫須有之疑。言一言看。可是。二官道：有胆氣發誓。月仙道：又欺了。總有事來不在你家做的。怎好要我立誓。我如今說是有。的。你也無奈。我信二官道：也不干我事。只因尔家有此。



天天一樁事。也不出來。月仙道：仙道。子些沒要。那事情。監在廣東牢裏。怎生來得。二官道：我聞知他不想錢財。止為着你要做個長人。夫妻推你丈夫。落水。月仙道：這未必。然。或者有人怪了。我們便把污語。贖人。誰能辨白。二官想道：此婦言語。伶俐。倒慣要假撇清。且再奉承幾夜。那時思深意篤。說明白了。免得藏頭露尾。話不絮煩。過了兩。个月。日。每夜。睡。恒。真。個。愛。得。如。魚。得。水。似。漆。投。膠。一。夜。兩。幹。得。湯。美。之。際。二官。呼。道。心。肝。有。一。句。話。問。你。月。仙。道。你。說。來。道。富。年。七。夕。所。雞。聲。一。良。思。情。親。作。成。月。仙。所。說。大。吃。一。驚。想。道。便。是。神。仙。也。不。知。道。怎。生。他。到。曉。得。料。是。真。



睡便道是有的。你為何曉得。二官道。這是在章必英說。要
 知說你自已土身。既重。又怕。虛。故。意。後。來。有。許。多。妙。處。也。
 不必言。今他已蒙。赦。看。在。此。要。會。你。一。會。你。意。下。如。何。月
 仙道。今。在。你。家。了。豈。有。此。理。二。官。道。他。十。分。記。念。高。真。來。
 我。我。已。許。他。一。面。怎。生。回。他。月。仙。道。你。既。肯。便。見。何。妨。二
 官。笑。道。二。人。叙。起。舊。來。怎。應。說。月。仙。回。道。這。事。斷。斷。不。能。
 了。二。官。見。說。又。重。新。幹。將。起。來。道。你。方。纔。說。斷。斷。不。能。了。
 怎。應。又。與。我。幹。月。仙。笑。道。魂。裡。裏。你。說。的。是。章。必。英。必。
 二。官。笑。道。這。想。你。道。我。是。真。一。成。我。就。是。真。必。英。月。仙。吃。道。
 這。我。不。信。你。不。果。與。他。道。是。天。管。人。領。下。二。官。道。

二。官。道。點。起。燈。來。看。下。一。看。果。是。無。恙。月。仙。道。好。晴。法。因。
 二。官。道。無。一。言。吐。露。用。得。好。心。早。去。那。處。來。那。里。知。道。你。在。
 那。不。見。面。你。既。有。心。必。要。我。為。妻。主。分。美。滿。之。事。為。何。這。般。
 嚇。我。二。官。道。恐。文。甫。哥。知。道。了。不。係。意。思。以。此。相。嚇。月。仙。
 道。果。是。丈。夫。知。道。理。上。甚。不。相。應。二。官。道。故。加。此。今。月。方。
 與。你。言。月。仙。說。那。季。孫。為。姪。恰。好。又。是。你。討。這。般。妻。子。巧。夫。
 道。我。這。一。生。盡。好。受。用。了。只。是。苦。了。丈。夫。二。官。道。如。今。你。
 記。念。他。我。把。你。仍。舊。送。還。了。他。如。何。月。仙。一。把。接。住。了。
 二。官。道。你。又。問。道。那。年。七。夕。之。事。你。早。已。知。的。這。
 任。我。成。今。晚。不。說。是。道。你。盜。賊。哩。二。官。笑。了。一。聲。又。道。



位樂如法放了月仙道不好了。裏邊產得難。爲了快來。步
 運二官今當因說出了心事。他儘着刀弄得月仙無不片
 到道快活死我也。二官道不是我用了此計。那計是這般
 快活月仙道你用之計已成。盡餅了。怎生這般說。二官道
 我又用一計。乃纔取得你來。月仙驚道。又用什麼妙計。方
 得這放蓮心。今當與你是百年夫婦了。與我。二官道
 與將此刑放。回見李。禁着宋七。舉出重刑。搭打成招。入倫
 銀子。流擗。動你這般用心。方得到手。豈不拜我。月仙道。原
 來如此。果是。那計又道。好神道。真靈也。二官道。什麼神道。
 月仙道。我每日到朝。所要去。性上。地。高。神。道。進。廟。焚。香。此
 女。迷。結。了。困。下。宋。陳。兩。邊。大。發。怒。罵。我。起來。必。英。未。入。道。

總評

手。欲。底。拖。尸。而。出。鴉。鵲。爭。搶。豈。非。傷。人。之。報。乎。城。之。戒。之。
 文。前。之。父。敦。友。誼。而。推。妻。其。子。必。其。位。乎。報。之。以。德。
 詎。意。淫。其。婦。為。害。共。性。命。病。其。財。帛。古。討。國。保。其。主。
 善。妻。賣。婢。之。報。同。局。入。已。悅。意。月。仙。志。情。誰。能。得。其。
 志。言。真。情。吐。露。月。仙。割。愛。救。夫。果。神。使。之。也。必。英。界。
 惡。貫。盈。梓。尸。不。見。以。善。公。公。僅。死。獄。底。而。李。禁。宋。七。
 助。惡。長。奸。毫。無。顧。報。天。道。其。實。也。今。人。閉。此。不。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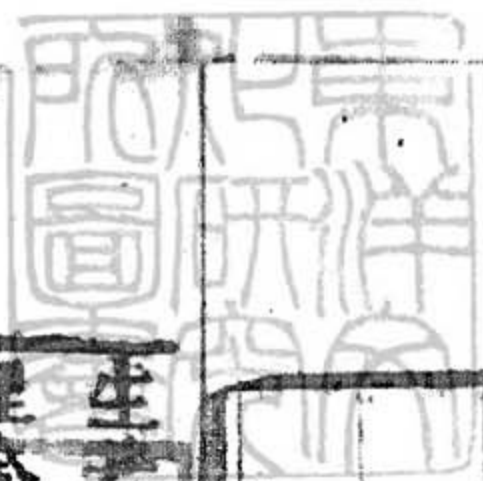
水樂師

謝李北嶽真想不亭 西林林壽置草堂此後二
 善寺 圓人送瓜 好裏空月其 冬隱金華山
 樓雨 早發 大雲寺贊公馬集三 胡章留
 謝堂剎 臨文公士代 道商行 去龍寺 工閣
 日缺龍龕無耐空

謝始寶部水流芬野林策龍禁國雲山日發興觀攀
 部翼不衣日出黃霧如焚對部出寺南園樹對碧竹竿
 山風如戟千宵疾入風經寒送谷鳥歸戰散聲無新劍

鱗光

如雷 哀武龍 貝盤火 關微姜士少
 好風韻二 好典人首第一 雷九行 好盡



生者得與二叔重逢 即時親自到廟燒香禮拜今果重逢
 匪合就還如今我起來洗湯沐浴即要還願去來二官道
 與你同去月仙道好大膽你我同去那衙門當時說與文
 夫知道那時你我俱不好了只須我悄悄自行早去早來
 二官道不可去望前夫月仙道知子他與我思斷義絕
 了又見他何用即便下樓燒湯梳洗穿了向特粗布青衫
 把把銀頭戴了頭戴你且睡着我去了使回來當初不去
 也這二官笑了一陣就拿些錢去買香紙早去早來月仙
 應了一聲竟至州衙進到土地廟中默默祝了一香走出
 房前正遇知州坐堂及人之際這了來人走到堂上叫

屈也。兩邊人喝起來。月仙道：爺婦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望爺爺做主。州官道：你且請來。月仙將史英推夫落水。扭刑於。踴拳禁設計。買盜宋七。轉害賣婢偷銀。復行做套。討婦成親。府來請夫身死。始末清清的。一訖。知州大怒。即時罪錢一面。拿章必英。一義夫拿李禁併拿監犯宋王仲賢。一時間眾人跪在堂上。王仲賢見了妻子。吃了一驚。又不。知爲着甚事。知州先叫宋七。你爲何所信。禁子等害王仲賢。賢今情已露。若不快。快直說。先打四十板。宋七道：老爺小人。並不識王仲賢之面。且曰：禁子拿了一紙玄術。帳裏小人。出氣。小人生死。皆在禁子手中。敢不遵命。知州又叫李

所圖

必英。你這奴才。志心。思負義。蛇蝎心腸。快快直請上來。必英。一句話也辨不出道。只求爺爺超生。州官大怒道：那時早知如此。當時把你不解到廣東。一頓板子打死了。也不放。害了王仲賢。把李禁章必英。各打四十板。旁了。仲賢。把二人上了枷。枷連宋七。押入牢中。追了賣妻銀三十兩。併前庫財衣飾。一齊發還。富堂寫了領字。即時發放夫婦。軍家夫妻二人。叩謝天官。出得門來。謝天謝地。又市道。裏怎生樣得救我的性命。月仙道：且到了。四井巷中。慢慢的與你講。不移時。到了。月仙道：我夫坐下一箇。又去。與丈夫洗澡。取幾件衣服。與丈夫換了。併整治酒餚。二人

和質封吃幾杯飲酒之時。只北七夕之言。不講從根到
講一個明白。文甫把手向天。道是。是天有眼。可憐我
是妻子。沒冤。我死在。九泉。這這這這。也不得。胡白。胡道。這
尚有七八十兩銀子。每年。看。在。我。他。的。如。今。我。們。重。整。家。園。
再。回。步。享。只是。苦了。紅香。久。無。消息。不知。安。否。如何。又。那
道。再。過。幾。時。同。你。往。凌。湖。訪。他。省。得。兩。邊。卦。念。事。有。奏。巧。
恰。好。這。日。紅香。月。下。汪。松。到。州。衙。前。來。訪。問。衙。門。人。指。引。
他。到。四。井。巷。眾。人。一。見。且。苦。且。喜。各。人。坐。下。席。必。更。如。未。
情。懷。衆。人。與。紅香。十。分。稽。嘆。紅香。備。下。許。多。金。酒。來。呈。二。
位。在。人。的。恰。好。登。來。大家。白。銀。包。來。送。與。他。一。下。不。好。

一女遂結了兩下朱陳兩邊大家富貴起來必美未久沈
子獄底拖尸而出鴉鵲爭捨豈亦惡人之報乎戒之戒之

總評

天甫之父致友誼而撫養其子必美宜乎報之以德
詎意淫其婦女害其性命竊其財帛百計圖謀甚至
豐妻賣婢之銀圈局入己鏡悉月仙恐情狀恐得意
忘言真情吐露月仙剖愛救大果神使之也必美乘
恩負盈碎尸不足以雪公忿僅死獄底而李蔡宋七
助惡長奸毫無頭報天道冥冥也令人聞此不無遺
恨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